
重視轉注

——同根分化字對古音研究的重要作用

鄭張尚芳

本文對「六書」體系中的「轉注」類做了討論，指出其本質是一組同根而詞形略有區別的古異讀詞。作者認為，轉注字在語音對應關係上較諧聲更加緊密，可以借此推定後世已經脫離了的上古音節成分。

關鍵詞： 六書 轉注 上古音節成分

一、轉注的性質

1999年8月全國首屆漢語詞源研討會在東北師大召開，我在與會論文〈漢語的同源異形詞和異源共形詞〉中指出：語言裏的詞大部分各不相關，但也有一些音義相關的詞，可分為「異源共形詞」和「同源異形詞」兩類。前者本質是古同音詞，反映到文字造字法上，就是全借字形不加改動的「假借」；再或加添形旁區別則造成「形聲」。後者本質是同根而詞形略顯現區別的古異讀詞，反映到文字造字法上，就本字再加改造分化，就造成「轉注」（有人把這種字加以「繩益」、「累增字」、「區別字」、「分別文」、「古今字」等等不一的雜名，那只是乍不知六書如何歸類時的一些不規範的便稱，其實按造字法只是一種，即「轉注」。許慎所謂「建類一首，同意相受」即指新舊字皆源出同一詞根而言。就是說：從舊字派生新字時，改製字形定要立足於與本字詞根一致的基礎上，保證此同源字根面目不變。轉注各家說法多端，章太炎指出與語基同源孳乳相關，是最切近的灼見，惜泛無樊籬，其「火一燬、鴈一鵠、土一事」等例皆是詞同源而字根不同，故不能歸於轉注字。他所舉只「用一庸、可一哿、幺一幼、午一牾、受一授」是字根合例的）。¹

最初面對記錄新詞任務時，象形、指事、會意都是用圖畫物象來表達的（指事是畫物而另指其性狀或其一體），但畫不了的詞那麼多，只能借用同音舊字相濟的辦法。遇虛詞、虛概念如「我、其、他、而、無」只好借同音的原表「武器、器具、別個、鬚鬚、舞蹈」的字來寫。假借多了易生混淆，又附注相關形旁來分別，這才組成形聲複合體。

假借、轉注兩者都是利用舊字寫新詞的「造字法」，人們即依據語言存在的「異源共形詞」和「同源異形詞」這兩系統來找可用

1 鄭張尚芳：〈漢語的同源異形詞和異源共形詞〉，《漢語詞源研究》第一輯（長春：吉林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頁179-197；另收入《鄭張尚芳語言學論文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年），頁842-854。編按：章氏之說載於氏著《國故論衡·轉注假借說》，具見章太炎撰，龐俊、郭誠永疏證：《國故論衡疏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），頁192、196、203、207、195。

的現成舊字。「假借」是憑音全借同音舊字不加改造（後加部首的另為「形聲」）。「轉注」則取音義相類同源字來翻新，按別義需要在舊字上改竄筆劃加區別，或添加形聲成分來分化，從而也會出現一批另類形聲字（有的比假借字加形分化還早）。因此形聲字有假借（純聲無義）和轉注（承受舊義）兩來源，後者如其聲符有義且表本義者，當然不是真諧聲，比如「暮、溢」承受「莫、益」舊義來自轉注，而「模謨幕慕募墓」、「隘縊蝨謚錡」才是諧聲。「句」與「佺鉤拘」轉注、與「狗蚰狗苟」諧聲，也須察看本義來辨別。

假借、諧聲的「同音」都指的是詞根，不含詞綴；轉注的同源則是同根。所以在古音研究上，轉注比諧聲與詞根關係更緊密。因為轉注除了少量改筆字（句一勾、刀一刁、茶一荼、已一巳、角一角、小一少、大一太），多數也加形旁（令一命、七一切、東一種、它一蛇、莫一暮、北一背）或加聲旁（老一考，网一罔、晶一星、夕一夜、鬥一鬪，鳳象形—鳳），造成了另一類「形聲」字。所以許慎取「老考」為轉注範例，只是說明造字關係上從舊「老」分化出新「考」，這並不妨礙他在分述兩字結構時另外說成「老會意、考形聲」，那已明示一般統稱的「形聲字」中其實包括部分轉注字。它們是假形聲，真轉注，必要時得與真正的形聲（純諧聲字）分割開來。但定本字也不容易，從《說文》立句部收「鉤笱拘」、立半部收「胖」而又說句和半「亦聲」，是形是聲許慎自己都定不下（詹鄞鑫說明即因是轉注字，故「鉤」不入金部、「胖」不入肉部，²這才把為何這樣安排說通了的。王筠亦提過「鉤笱拘」為分別文）。

轉注字對本字，原初是以音別義的，後發展擴充至包括音同只是加形旁的分別字。比如「丨—主—炷」，前字是知母不同於主的章母，但後兩字就都讀章母無別。這類由原字加形旁進行分化而音義沒多大變的字數不勝數，如「復肱糾逆噪得宮寶蝸茵鞞匙援源娶踞祐樵筐雲採蓆菓」，造成一大宗所謂「形聲字」（後來還包括改義符的：卓桌、倚椅、稱秤……）。有的學者不理解這類擴大，就把

2 詹鄞鑫：《漢字說略》（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1年），頁161-162。

它們都視為不合六書的訛體。徐鉉在〈進新校定《說文》表〉中列了 28 個「俗書譌謬不合六書之體」的字，其實「徘徊鞦韆」可歸形聲外，至少「个暮熟捧遨迴腰鳴慾揀俸影悅藝著墅蓑池」等 18 字都可屬於轉注分化字。《說文》「草」段注：「草斗之字俗作阜、作皂，於六書不可通。」其實借早以改筆也正是轉注之一型。這些俗書雖俗，但因為都保住原字根這最重要特徵，故可歸轉注。有的古字如「糞」與今方言通行的「糞」雖是音義全同的古今字，但既然字根全不同，其間就沒有轉注關係可言了。

轉注說數十家中，江舉謙所提本形衍化說，³ 與拙見最為相近，發表時間也與我初提此說的〈漢語上古音系表解〉相同。⁴ 近似的有姜亮夫所提就音定語根 + 形說，⁵ 陸錫興所提假借字標注本字增加區別特徵說，⁶ 雖沒分清假借，但轉注字例則大多不錯。

二、轉注的語音聯繫有助上古音研究

揭示轉注字間具有同根共性所以語音可互推，這對恢復漢語上古音研究遺失成分有重要作用。有些上古音成分在中古就已消失，譬如

(1) 清鼻流音聲母到中古都變成送氣清塞音，如：

$m^h \rightarrow p^h$ 撫贈（贈，撫鳳切）| $n^h \rightarrow t^h$ 灘帑態衲 |

$\eta^h \rightarrow k^h$ 哭甌癡杵 | $r^h \rightarrow t^h$ 獺寵 | $l^h \rightarrow t^h$ 胎湯

(2) 冠 h- 的鼻流音則變成曉 h 母、書 ç 母，如：

hm 悔荒，少 | hn 漢，怒攝 | hŋ 虺謔，燒勢 | hr 嚙 | hl 哈，舒

(3) 冠 s- 的鼻流音則變成心 s 母。如：

sm 戍小 | sn 綏需 | sŋ 蘇王 | sl 賜心

3 江舉謙：〈轉注原論〉，收入《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：語言文字組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，1981年），頁 483-504。

4 鄭張尚芳：〈漢語上古音系表解〉，首屆浙江省語言學會年會（油印單冊，1981年；曾在 14 屆漢藏語言學會議分發），收入《鄭張尚芳語言學論文集》，頁 299-333。

5 姜亮夫：《古文字學》（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），頁 130-140。

6 陸錫興：〈假借轉注再研究〉，《語言研究》1986 年第 1 期，頁 161-168。

因後世的聲母反映的不是原詞根的聲母，研究古音者就要費力找尋原來的詞根，這就需要古文字學幫忙發揮作用。先看上述第一類的例證：知道「撫」原讀 *mhaʔ*，則可知它原來應和「摸」同源。「哭」*ŋhoog* 和藏文 *ŋu*、緬文 *ŋou*、浪速話 *ŋuk* 同源，但如果沒有《說文》「哭，從卍獄省聲」的記載，就難以確定「哭」本來是鼻音聲母。同樣變化的常見字還有：「吃」（原寫「喫」見《世說》），最初來自清鼻音的「齧」（《說文新附》：「喫，食也」，鄭珍《新附考》定「齧（五結切 *ŋeed*），噬也」即喫字）|「開」，對闔，豈本為清鼻音 *ŋh*，水語說 *ŋhai*¹，與古漢語幾乎相同 |《說文》「退」或體徧 *nhuubs* < 內 *nuubs* < 入 *njub*，轉注迭加的歷程也很明顯。

《說文》「湯，熱水也。」原只平聲，作動詞可讀去聲，《山海經·西山經》「湯其酒百樽」，《集韻》他浪切「熱水灼也」。原來一直只是異讀，即 *lhaaŋ-lhaaŋs*。到《紅樓夢》才出現轉注字「燙」，可藏文 *rlang* 蒸汽、*lhangs* 熱氣、暖氣，*s* 已分別開來。

再看第二類例證：

「虺」*hŋlulʔ* 和泰文蛇 *ŋu* 同源，如果沒有《說文》「從虫兀聲」的記載，我們同樣不易確定。這即是個虫（本就讀許偉切）加兀聲的轉注字。

「手、首」中古即已同音，所以從高本漢到王力都擬成同音的書母幽部三等上聲字，在「頭」字未流行前，漢語講話竟不能分「首」、「手」，這事可能嗎？「手」的諧聲字「扌」又作「扌」，「丑」是透母幽部三等上聲字，兩字聲母正合上列 *nh* 和 *hn* 關係，古文字上可見「丑 」是手  字的改體轉注字。擬手為清鼻音，正可比較勉瑤 *niu*³ 爪，布努 *pau*³ 爪，泰文 *niu*³ 指頭，德昂（碩廠溝）*k-nɯ* 手指，緬文 *hnjough* 食指。這樣正好把「首」擬為 *hljuʔ*（比較泰文 *klau*³）以之與「手」*hnjuw*³ 對立。

前加冠音更能在轉注字上反映，如第三類例證所示，*s-* 可表示名物化：

疋 *ŋraa*（同「雅」）-*sŋra*（所殖切，《說文》：「足也」。《弟子職》曰：「問疋何止」。此對藏文腿肚 *njwa*）| 齧 *ŋeed*- 楔 *sŋed* 含齒木片

(《集韻》「楔」列或體槩：《周禮(考工記)》作槩)|滅 med- 戌 smid (指陽光滅的時辰。西雙版納傣文借為 set、德宏傣文為 met，後者借的 m 才是詞根聲母)，|越 G^waad- 歲 sqh^wads (古文字表示歲並不如《說文》說的戌聲而是戌(鉞)聲，所以梅祖麟以之比較藏文 kjod 移動、越行，skjod 移行，閩南「歲」音 hue，歲聲字「歲穢」皆讀喉牙聲母，也不帶 s-。對應道孚 kvo、緬 khu、彝語 khu 年，並皆無 s 頭)|食 hljuŋ (動)-sɬluŋs (名，糧食)|射 flaaŋ- 榭 sɬluŋs (射台)，sɬ 中古變邪母。

「七」為齒音，它的諧聲字「叱」卻是昌栗切舌音，這一直是個謎。看到「七」仙島 nit，錯那門巴 nis，景頗、獨龍 s-nit 才知其詞根是鼻音，則叱是 nhjid 而七音 snhid，切音 snhiid 並與一「切成」二的二 njis 同根。

注意 h-s- 後的鼻流音、喉音聲幹一般都被吞沒，只 m 常被替換為半元音 w，如「悔荒麾徽」hw，「戌」sw。但如遇 hm 後墊 r-l-，就不再變合口，如「海黑」，在緬文正是 hmr-。

(4) 複聲母後墊流音中古也脫落了，但有些字分化出流音為聲母的字：

筆 prud：聿 b-lud | 史 srw'：事 zruus：吏 ruus | 麥 mrwuwŋ：來 ruuwŋ | 命 mreŋs：令 reŋs | 谷 kloog：峪 loog | 舉 kla'：昇 la，其中加 r 的若列於二等、重三、莊組可以辨識，但加 l 的不能辨識，如谷，這時字形中的轉注關係就可給我們提供思路，將之重建。景頗 prut 毛刷與筆同源，藏文 kjag 抬與舉同源，smreng 命令與命同源，groog 深谷與谷同源，就都是帶墊音的。朝鮮語雖無複聲母，古口語借詞卻常保留這類流音墊音而改成韻尾（先改雙音節再省後字韻母），如一等谷 kol，二等馬 mal、麥 mil，三等絲 sil，重紐三等「邑」ʔruwb 改 wɪl（漢城稱「首邑」即 seoul，鄉村稱「末邑」ma-wɪl），亦可為佐證。

(5) 附尾 -s (中古變去聲) 後字表外向動詞，如：

買賣，受授，糴糶，好、惡 ʔaag-ʔaags

也表名物化：

結髻，立位，入內，稱秤，數、量

語言中的詞形轉注反映到文字上有不同表現，上列二組的前幾字已經都在字形上作了分化。但開初未造新字前，原只是「立稱」有異讀，後來才轉注分化出新字「位秤」。好、惡，數、量的去聲因不造專字始終就停留在異讀階段。從它們還可體認轉注的本質。

漢字中由轉注分化產生的字占很大分量，這在古音研究上可是一份未充分利用的重要資源，值得重視。

引用書目

- 江舉謙：〈轉注原論〉，收入《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：語言文字組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，1981年，頁483–504。
- 姜亮夫：《古文字學》，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。
- 陸錫興：〈假借轉注再研究〉，《語言研究》1986年第1期，頁161–168。
- 詹鄞鑫：《漢字說略》，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1年。
- 章太炎撰，龐俊、郭誠永疏證：《國故論衡疏證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。
- 鄭張尚芳：〈漢語上古音系表解〉，首屆浙江省語言學會年會油印單冊，1981年；收入《鄭張尚芳語言學論文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年），頁299–333。
- ：〈漢語的同源異形詞和異源共形詞〉，《漢語詞源研究》第一輯，長春：吉林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，頁179–197；收入《鄭張尚芳語言學論文集》，頁842–854。

On the Significance of *Zhuanzhu*: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iated Graphs with the Same Root in the Study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

ZHENG-ZHANG Shangfang

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*zhuanzhu* 轉注 (meaning characters that were created under this principle are graphically related, phonetically similar, and etymologically linked) category in the *liu shu* 六書 (six principles of character formation) system, pointing out that it refers to a group of heterophonic characters with the same graphic root but a slightly different graph.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*zhuanzhu* characters are more phonologically related compared to those in a *xiesheng* 諧聲 (phonetic series), and shows that they could be useful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me long-lost Old Chinese syllable components.

Keywords: *liu shu* (six principles of character formation) system, *zhuanzhu* (mutually explanatory) characters, Old Chinese syllable components